

江南⊕作品

孤独是如影随形的魔鬼，只有强者才能战胜它。



天之炽 ①

红龙的归来

FLAMING
HEAVEN

THE RETURN OF THE RED DRAGON

© BY JIANG NAN 2014 ©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天之炽 ① | 红龙的归来 |

F L A M I N G H E A V E N

江南⊕作品

BY JIANG NAN . 2014

如果唯有化身恶龙才能与恶龙作战，那么请赐我鳞与爪。

If only embodiment of dragon can combat the dragon,
please give me the scales and claws.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之炽. 1 / 江南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61-0475-8

I. ①天…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463号

天之炽. 1

著 者 江 南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营销顾问 星榜传媒

执行策划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夏新军 曾诗玉

特约编辑 段金燕

装帧设计 彭意明

版式设计 袁 芳

内文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内文印刷 湖南华商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封面印刷 长沙湘诚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装订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475-8

定 价 34.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所谓真正的勇敢，
即使被重重宿命包裹，也要破茧而出；
所谓真正的理想，
即使在无尽深渊，也会熊熊燃烧。

江青

天之炽

FLAMING HEAVEN
红龙的归来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
Lotus	莲花
010	第一章
Colosseum	斗兽场
023	第二章
Abyss	深渊
045	第三章
Cross Praetorian Guards	十字禁卫军
060	第四章
Cat	猫
085	第五章
Initiate Knight	见习骑士
114	第六章
Coffin of Blazing Angle	炽天使之棺

138	第七章
Da Xia Long Que	大夏龙雀
152	第八章
Gun of Creating	创圣之枪
163	第九章
The Witch	魔女
176	第十章
Old Friend	故人
194	第十一章
Omega	欧米茄
205	第十二章
Armored Division of The Church	圣堂装甲师
218	第十三章
The Night of Devil Returning	魔神归来之夜
231	第十四章
Minerva Organ	密涅瓦机关
244	第十五章
Judge	审判
263	第十六章
White Oak Girl	白橡树女孩
274	尾声
The Red Dragon Coming Back	红龙再临

天之炽

FLAMING HEAVEN

红龙的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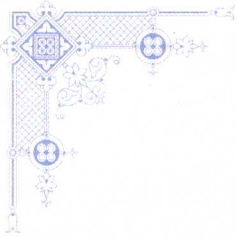
楔子

Lotus

莲花

挂钟的声音嘀嗒嘀嗒，随着太阳的位置变化，卧室里的光影也在变化，一切都恍如迷梦。设计师的用意就是营造出一种远离尘世的气氛，坐在这样的光影中祈祷，就像沐浴在天堂的圣光中。

...



秋天是君士坦丁堡最好的季节，从地势高的地方往地势低的地方，枫叶一层层地变红。好像神在这个季节里颇乐意扮演一位写意画家，把天堂里最纯粹的红色颜料随手洒泼在君士坦丁堡的山顶上。

黑海上不时会飘来雨云，洒下一阵略带凉意的时雨，但很少阴天，阳光也是一年中最好的。

雨后初晴，皇家卫士们拄着长枪，昏昏欲睡，枫叶翻转着飘落，把温暖的阳光切成碎片。

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帝国的首都，皇宫位于城市的一角、可以眺望大海的地方。这是皇宫中临海的一角，靠近花园，人迹稀疏，卫士们的工作是保护他们背后那座美轮美奂的圣女塔。

这座高塔修建于百年前，曾被称作建筑学上的奇迹，塔身由绯红色的大理石构筑，上面是绿色的琉璃顶，地基则是纯白的石英岩，颜色之梦幻，就像童话中公主的闺阁。

据说百年前的皇帝深爱着某位美丽的皇妃，但皇妃是位虔诚的信徒，她立志成为修女。皇帝既不忍心皇妃离他而去，又不忍违背她的意愿，便下令在皇宫中建造这座圣女塔，作为她的修行地。

塔中只有一间位于极高处的精美卧室，皇妃就住在那个高高在上远离人世的地方，身披白袍，素面无妆，日复一日地读经和祈祷。唯有在傍晚的时候，她会换上昔日的盛装，化好妆容，在阳台上站上一片刻，那时深情的皇帝便从寝宫的窗户望出去，依稀得见爱妃的模样，知道她还在自己身边。

某天傍晚皇帝掀开窗帘往外看去，天空中布满阴云，皇妃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出现在阳台上。皇帝忽然落下泪来，因为他知道皇妃去世了。他自己的后半生也在那个孤独的卧室里度过，如今它的陈设仍然跟当年一样。

百年过去了，这座梦幻般的建筑越来越冷清，少有访客，因为它充斥着“祭奠某位逝者”的气氛，后来的历代皇妃都选择远离这座丧气的塔。所以看守圣女塔的任务也变得分外轻松，除了得防备塔中的幽灵——据说那位辞世的皇妃的灵魂仍旧在塔里徘徊，寻找去阳台的路。

黑色的礼车无声无息地滑行而来，在圣女塔前停下。卫士们骤然惊醒，下意识地按住腰间的剑柄，摆出防御的姿态。

司机走下车来，他一身漆黑的军服，戴着雪白的手套。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卫士们：“混账，这是皇帝陛下的贵客！”

旋即一枚金色的徽章递到了卫士长面前，居然是新罗马皇室的狮子徽章，这种徽章只有几



枚存世，持有它的人有权在宫中自由行走。

卫士们脚跟一顿站得笔直，枪托落地发出整齐的声音。车中毫无疑问是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可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来圣女塔呢？欣赏古建筑？

最近几个月塔上可是住着人的，不久之前皇帝陛下还下令说若没有他的特别许可，任何人都不得踏入圣女塔，连尊贵的皇太妃都不例外。

司机恭恭敬敬地拉开车门，贵客迈出礼车，摘下军帽仰望圣女塔。他站在阳光中，自身却黑得像是永夜。

那居然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身材修长，脸色苍白，眉眼极其锋利，像是在砾石中磨出来的刀刃。他也穿着漆黑的军服，白手套一尘不染，右臂套着带火焰徽记的红色臂章。

这真不可思议，如此年纪的孩子就能成为皇帝的贵客，还穿着高级军官的制服。虽说世家子弟中不乏加入军队谋求资历的，可这个男孩未免太小了点。

“皇帝陛下特许了，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见塔上的那个人。”男孩冷冷地丢下这句话，单手托着军帽踏入圣女塔。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封闭。

不愧是百年前曾被称作奇迹的建筑，内部也是美轮美奂的，拼花大理石的地板光可鉴人，屋顶贴满银箔，垂下金色的枝形吊灯，罗马式的立柱气势宏大，上面用黄金绘制着各种花卉。

百年前的那位皇帝大概是担心皇妃在这里度过余生会太寂寞，所以不遗余力要把它的每个细节都装饰好。

男孩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沿着螺旋形的楼梯直赴塔顶，军靴踏出的脚步声冷峻逼人。

推开两扇精美的白色大门，那间传说中的卧室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百年前的皇家卧室远比今日的卧室要大，简直是间宫殿，四面八方都是拼花玻璃窗，阳光进入，这间卧室就变得五颜六色。当年的家具留到现在已经有些陈旧了，金箔片片剥落，丝绸帷幕也已经褪色，令人不由得感慨时间的残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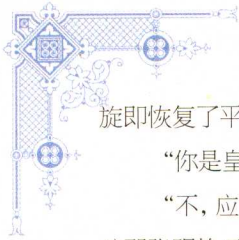
男孩笔直地穿过卧室，来到那张被四根罗马柱包围的床前，猩红的布幔围绕着这张床，透过布幔的缝隙可以看到美丽的少女正在午睡。

她十八九岁年纪，穿着朱红色的长裙，头上盘着精致的发髻，发间插满东方式的黄金发簪，发尾铺散开来像是一匹丝绸。这一幕便如古老的壁画，似乎她从千年之前就沉睡在这张画里了，那延续千年的梦如此美好，令人不愿惊醒。

男孩在床前的矮凳上坐下，腰挺得笔直，等她醒来。

挂钟的声音嘀嗒嘀嗒，随着太阳的位置变化，卧室里的光影也在变化，一切都恍如迷梦。设计师的用意就是营造出一种远离尘世的氛围，坐在这样的光影中祈祷，就像沐浴在天堂的圣光中。

接近黄昏的时候，女孩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忽然看见坐在床前的男孩，微微吃了一惊，



旋即恢复了平静。

“你是皇帝陛下的使者么？”她低声问。

“不，应该说是您父亲的信使。您的父亲托我带话给您，”男孩低下头，平静的目光落在女孩那张明艳无瑕的脸上，“我不能拒绝一个死者最后的要求。”

“我父亲死了么？”女孩的眼中掠过一丝哀伤。

“是的，王女殿下。十七天之前，我们的军队攻破了锡兰的王都，经过审判，您的父亲锡兰王殿下被判处死刑。”男孩的声音里完全听不出感情起伏。

“他死得像个英雄么？”王女轻声问。

“与其说像个英雄，不如说是位真正的王。他的抵抗令我损失了数以千计的十字军战士和十七名精英骑士，最后所有人都撤走了，他独自坐在被烈火包围的王座上，等着我们冲进锡兰皇宫。”

“他还爱我么？”

“是的，这就是他让我带给您的话，他说他爱您，但后悔让您生为王女。”

“可我不后悔当他的女儿。我苏伽罗，生是锡兰的王女，死了也仍是锡兰的王女，而我的父亲锡兰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样的人生，我为什么要后悔呢？”王女的眼神很认真。

男孩沉默不语。

“你是谁？教皇国远征军的参谋么？”王女问，“我听说过，教皇国有一支全部由男孩组成的精英军队，却没想到你们居然这么小。”

“不，不是参谋，是指挥官，我指挥了攻破锡兰王都的战役，您可以把我看作杀死您父亲的刽子手之一。”男孩说，“对于我们这种人，不用因为年龄而宽恕，我来这里也不是请求您的宽恕的。”

“我不宽恕你，因为我没有怪过你，你就是个孩子，是别人手里的战争工具，你什么都不懂。”王女轻声说。

“真讽刺，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没有人把我当作孩子，可我的敌人却说我是孩子。”男孩站起身来，“我来这里的已经达到，请恕我告辞。我向皇帝陛下申请的许可只有一个小时，我只能见您一个小时。如果还有什么事是我能为您做的请告诉我，我还剩下大约五分钟时间。”

“你能……杀了我么？”犹豫了片刻，王女低声问，她的眼神让她看起来像是一只求助于猎人的母鹿。

直到此刻，她才流露出了属于女孩的脆弱。她颇为勉强地拉开了自己的红裙，红裙下只有轻薄短小的丝绸亵衣，猝不及防地，曲线姣好的身体呈现在男孩的面前。

但那绝不是什么美好的享受，曾经美好的身体如今已经支离破碎。脖颈以下，除了双手以外王女身上几乎找不出一块完整的骨骼，大量的钢钉穿透她的肌肤和骨骼，把这具破碎的身体重新“拼合”在一起。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剂量惊人的麻醉药剂在她体内发挥作用，她早就活活地痛死了。所以男孩来的时候她没有察觉，那时候麻醉药剂的药性正强。

男孩那张始终如同冰封的脸上终于出现了裂痕，流露出属于男孩的悲伤。

“为什么会是这样？”男孩低声问。

“因为我父亲并没有如皇帝所期望的那样屈服于新罗马帝国的军势，他组织军队抵抗。锡兰军利用山区的地形优势设置了滚石，重创了皇帝陛下视若珍宝的狮心骑士团。战报送到君士坦丁堡的那天夜里，皇帝陛下愤怒得失去控制，他带着一柄铁锤来到这里，把我的骨头一根根敲断。”王女轻声说，“可第二天早晨他又后悔了，我对他还有用，不能那么快死，他让医生用钢钉把我全身的骨骼复位，可医生竭尽所能也只能做成这样了。”

“真是个疯子。”男孩说。

“现在他也还是不会让我死的，他甚至会宣布要立我为他的皇妃。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是锡兰最后的王女，他娶到我，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锡兰。”王女看着男孩腰间的佩剑，又看看自己手腕上的镣铐，“所以，你能杀了我么？我动不了，我连杀死自己都做不到。”

男孩沉默了很久：“很遗憾，我不能杀您。您是新罗马皇帝的拥有物，作为教皇国的军人，我无权决定您的生死。我如果那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教皇国和新罗马帝国间的外交关系，我自己也会上军事法庭。”

王女的眼中流露出了遗憾的神色，那种遗憾是那么的可怕，简直叫人心碎，可她什么都没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超出了她的预料，男孩抓过她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柄古铜色的钥匙。那是一把万能钥匙，由技艺高超的锁匠打造，各种形状的齿搭配组合，能够打开全世界九成以上的锁。男孩没费多大力气就打开了王女手上的镣铐。

“胳膊还有力气对吧？您背后不远处就是窗台，”他低声说，“那个皇妃和皇帝相望的窗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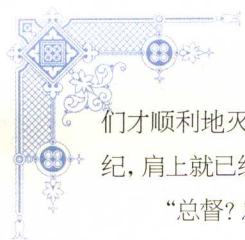
他俯下身，轻轻地吻王女的面颊。这本是贵族之间很常见的告别礼，但他沾到了王女脸上温暖的眼泪，动作微微僵硬了一下。王女也努力地抬头回吻他，她的嘴唇那么柔软，那个吻里带着遥远的、莲花般的芬芳。

“不要太孤独啊。”王女轻声说。

男孩一怔，仿佛听到了自己心底传来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他缓步退后，然后忽然转身大步离去，没入阳光照不到的黑暗里。

“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小小年纪就那么没礼貌，公爵和公爵夫人见了我们也会打个招呼什么的。”皇家卫士们低声议论着那个穿军服的男孩。

“看那身军服是教皇国来的大人物呢！没准是炽天骑士团的人。据说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



们才顺利地灭掉了锡兰国，这种上宾皇帝陛下都得礼遇，他凭什么跟你打招呼？别看他小小年纪，肩上就已经挂少校军衔了，家里肯定是什么大贵族。这种人将来还不得当总督啊？”

“总督？总督就能满足他么？我看他没准是哪国的王子，将来没准是一国之王呢！要不然皇帝陛下怎么会开恩让他去见塔上的那个女人？”

“说起来真是个叫人心痒痒的漂亮女人，要是她还完好无损，我在外面干站着，里面却没个男人陪她，我可真忍不住！可惜被皇帝陛下给废了。”

“可不是么？那天晚上我都听见了，跟打铁似的，啪啪啪地一根根骨头碎掉，偏偏听不见一声哀号，据说是皇帝陛下用软木把她的嘴塞住了。不过你别痴心妄想了，那种女人是你能碰的么？据说皇帝陛下会娶她呢，娶了她，我们对锡兰国的占领就有理由了。”

脚步声由圣女塔深处快速逼近，卫士们急忙终止了议论，昂首挺胸站得笔直。男孩从他们身边掠过，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司机拉开了礼车的车门。

就在他从拱门下走出的瞬间，头顶的阳光仿佛黯淡了一瞬，卫士长扭头看向天空，以为天阴了，却看到一袭红裙伴着无数枫叶在空中飞舞，遮蔽了阳光。那个人形落地的时候发出了沉闷的声音。男孩的眼角微微抽搐，但没有停步。

等卫士们反应过来，白皙如玉的王女正躺在圣女塔下的白色广场上，躺在如火红裙和渐渐蔓延开来的血泊中。可她的脸上竟然带着一丝笑容，谁都不敢相信一个将死的人会笑得那么美。

“站住！”卫士长怒吼，同时一拍枪托，背在身后的长火铳滑入手中，枪口直指男孩的背影，“你在上面做了什么？”

男孩继续前行，好像既没有看见坠塔的王女，也没有听到卫士长的吼声。

卫士们纷纷端起了火铳，密集如林的枪口指着男孩的背影。他们真的会开枪，他们绝不能就这样放男孩离开，他们都知道塔上的王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双手还被上了镣铐，那种情况下她怎么能坠塔自杀？如果不留住这个男孩，责任就得由卫士们来承担。那可是对皇帝陛下意义非凡的女人！

缥缈的白烟忽然从他们面前横过，巨大的黑影一闪而过，紧接着所有的火铳都从中间断裂。断口光滑，不见任何毛刺。

世界上竟有这样锋利的刀，能够一瞬间斩断十几支火铳，皇家卫士的精英们甚至没看清那一刀是从哪个方向斩来的。

身高两米开外的金属人形忽然出现在卫士长身边，手中两米长的弧形刃锁住了七八名卫士的咽喉。

那是恐怖如魔神般的東西，表面流淌着暗金色的微光，内部传出机械运转的声响，关节缝隙中涌出滚滚的蒸汽。唯有那对漆黑的眼孔中能够隐约看出人类的气息，那是一对瑰丽的紫瞳。



寂静，一片枫叶被风卷着经过魔神手中的弧形刃，无声无息地化为两半。

“炽天……铁骑！”卫士长发出呻吟般的低声，再不敢动弹一丝一毫。

男孩钻进礼车，端坐在后排，目视前方。

“殿下，我们去哪里？”司机为他关上车门，再返回驾驶座发动引擎。

“回翡冷翠，我厌倦这个地方了。”男孩望着窗外无边的落叶，轻声说。

司机一愣，他跟这个男孩已经有段时间了，这还是第一次从他身上看出……疲倦和孤独。

有人说战争是一只杀不死的野兽，你只能短暂地囚禁它，但它终将逃离牢笼。

自古以来，以高加索山脉为界，人类把世界分为了东西两半。东方的统治者是有千年历史的古国“夏国”，而西方诸国的领袖则是仅有一百年历史的教皇国。

在夏国和教皇国的制衡之下，东西方之间的和平已经维持了上百年，大国之间谁也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承担战败的后果。

可在星历1884年，因为贸易方面的摩擦，教皇国的盟国新罗马帝国向夏国的臣属国锡兰国宣战，“锡兰战争”爆发。

顽强的锡兰军若干次成功地阻止了新罗马帝国军的进犯，期待着来自宗主国夏国的援军，但西方诸国纷纷派遣远征军帮助新罗马帝国，各国的机动甲冑部队组成混编大军长驱直入，最终攻陷了锡兰王都。

那场战争的结果是新罗马帝国的狮心骑士团攻入锡兰王都，焚烧锡兰王宫，审判锡兰王，并把那个老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锡兰国的年轻男子几乎全部战死，十四岁以上的锡兰少女都被掳回君士坦丁堡，按照容貌评级之后送给支持查士丁尼皇帝的各位盟友，充当上至君主下至骑士的玩物。

但那仅仅是开始而非结束，臣属国被灭国，夏国皇廷大为震怒，夏皇宣布对教皇国及其所有盟国宣战。

教皇国反复宣称自己并未卷入新罗马帝国和锡兰国的战争，但夏国的间谍声称曾亲眼见过没有番号的机动甲冑活跃在战场上，他们不过区区百人，但是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正是那支神秘的军队迎着重炮冲锋，最终攻陷了锡兰王都。

尽管西方强国都拥有机动甲冑，但战力如此强劲的骑士团，不能不令人想到教皇国的炽天骑士团……世界第一的炽天骑士团！

百年的和平最终还是被打破了，战争的猛兽重又逃脱了牢笼，除了少数国家得以幸免，世界各国都被卷了进去。





天之炽

FLAMING HEAVEN

红龙的归来

第一章

COLOSSEUM

斗兽场

铁门在蒸汽机的驱动下向两侧打开，
前方是条漆黑的甬道，空气中弥漫着
燃烧的气味，浓密的白色蒸汽从甬
道尽头涌来，其中夹杂着狂呼与
尖叫。那个瞬间，少年有种错
觉，仿佛地狱之门在他
面前洞开。

...

星历1888年，马斯顿公国。

那场世界级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年，仅有少数国家得以置身事外，马斯顿就是其中之一。

马斯顿是个中立国，很小的中立国，只有一座城市，城市的名字也叫马斯顿。

最初马斯顿属于西方世界，它的最高领袖是世袭的马斯顿公爵。但前任公爵发现自己拥有的这座城市恰恰位于东西方之间，是四面八方交通往来的要道，便果断地宣布马斯顿脱离以教皇国为轴心的西方国家联盟，成为中立的商业国。

西方世界对此倒也并不很反对，毕竟中立的商业口岸对各方都有好处，即使现在东西方之间正在交战，西方贵族对东方的茶叶、烟草和瓷器还是非常渴求的，这些都需要通过中立城市的黑市贸易来获得。

月亮升上了树梢，上校搬了把小椅子，在自己的店门口坐下，点燃一支烟，倒上一杯劣质的白兰地，享受着下班后的慵懒时光。

没人知道上校的真名，据说他曾是一位响当当的海军上校，后来在一场战斗中失去了左臂，无奈地退出了军界，来到马斯顿的下城区，开了这间机械修理店，也贩卖一些古董机械。

马斯顿分上城区和下城区，贵族们多半居住在上城区，下城区是平民区和商业区。即使在下城区，这条名为石柱街的小街也不算繁华地段，街面上的房子很破，后街的小巷如蛛网般纵横交错。

这是藏污纳垢之所，娼妓们在街面上的房子里招揽客人，持刀的小混混在后街小巷里抢劫客人，形成了完美的商业链。

开在这里的机械修理店当然门可罗雀，可上校对这清贫的生活倒也没什么抱怨，他守着那些黄铜轴承和秘银齿轮，有活儿就做做，没活儿就休息。

黑色的礼车从长街尽头开来，准确地停在了上校的店门口，制服笔挺的司机恭恭敬敬地拉开车门，车里探出一只穿着白袜黑鞋的脚。那只鞋亮得如同镜面，一尘不染。

上校急忙起身迎客，乘礼车来的客人可不能怠慢。自从教皇国的机械师们研究出蒸汽技术，大型蒸汽机已经不稀罕了，可蒸汽机的小型化还是项保密技术，礼车必须安装小型蒸汽机，因此极其昂贵，乘坐礼车的人也理所当然的非富即贵。

贵客是个神气的少年，不过十七八岁年纪，雪白的袖口、深红色的绣金外套、黑色的羊毛大衣，淡金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是没戴家徽戒指，所以不能确定是哪家的少爷。

年少英俊，家世高贵，当然有资格飞扬跋扈，这个少年也不例外，他轻轻一弹指，一道雪亮的